

楔子

英國倫敦，在廣場中央的噴水池邊，有個穿著卡其色雙排釦大衣的男人坐在那裡，一張東方臉孔深邃迷人，帶有成熟男人的味道，冷峻的眼眸沒有焦距的看著前方，寒風吹亂他乾淨俐落的頭髮，沒有驚動到像個雕像似發呆的他。

這裡的冬季比起溫暖的台灣冷得多，他應該會不適應，然而，他卻覺得自己的感官似乎跟著他的内心一起死沉一片，自動將外在的一切都隔絕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手機鈴聲讓他回了神，被凍得僵冷的修長手指艱難地動了動，伸進大衣口袋拿出手機，瞄了眼螢幕上顯示的名稱後，他將電話接起，放在耳邊。

「有什麼事嗎？」他平淡地問，沒什麼情緒。

彼端的男嗓爽朗又帶點輕佻，開玩笑道：「身為好基友，我們的交情不比一般，當然要關切你的狀況。」

令對方意外的，正經過頭的他沒對基友這個詞有反應，「我很好。」

「這聲音半死不活的，哪裡很好，聖諭，在英國分公司待得不開心？」

「工作順利。」嚴聖諭依然言簡意賅地回答對方，彷彿多說幾句話會要了他的命。

電話那頭的范顧霖認命了，嘆了口氣後，決定省去噓寒問暖這套。

「你應該心知肚明，伯父突然把你調到英國是要讓你調適心情，我知道你受的打擊很大，你……好好放鬆吧，別想太多。」語末，口吻帶著深深的同情。

嚴聖諭握著手機的手指用力得泛白，而自己卻未察覺。

他當然明白，調到這裡來工作卻少得可憐，其餘時間被放生，這當然是身為總裁的父親授意的。不想待在租屋處和寂靜相處，他只好在外頭發呆虛擲時間，無事可做反而放大了他的痛苦，無法忽略內心尖銳的痛意。

離開傷心地，並沒有比較好過。

好友不在意他的沉默，關切的聲音再次透過手機傳來，「我想我還是必須要跟你強調，她會死，真的不是你的錯……」

嚴聖諭的呼吸停滯了一秒，即使這陣子他努力不往這方面想，但被好友這樣點出來，就像有人扔了炸彈到他腦袋裡，狠狠炸開。

腦海雪片般飛入了許多回憶的片段，愧疚感重重地砸下，他感覺自己頭重腳輕，彷彿下一刻就要跌入無底深淵中，被黑暗吞噬。

手機從手中掉落，在地上滾落了幾圈，掉在一雙馬靴面前，阻止了鞋子主人繼續向前走。

那個人抱著懷中的書彎下了腰，空出手拾起了那隻手機，走到他面前。

「先生，這是你的手機嗎？」

他頭頂柔柔地響起女性的聲音，操持著英語的口音有種莫名的親切感，一聽就知道不是本地人。他被這道聲音拉了回來，黑眸恢復了些許清明，一抬眼，一名身高略矮，穿著圓滾滾得像雪球的東方女人印入眼簾。

他怔住一秒，他真的沒看錯，眼前的人穿了至少四件衣服，圍巾還特地挑比較長的款式，圍了兩圈不讓任何冷空氣從脖子竄入，毛帽蓋到眉毛的高度，一張有嬰兒肥的臉孔被凍得鼻頭紅紅的，看起來有些可憐，眼眸眨啊眨的，生動得像是會說話似的。

「先生？」親切的口音再次響起，軟嚙客客氣氣的。

這個口音……還有這麼怕冷的拙樣……該不會……

「妳是台灣人？」他脫口用中文問。

女人微微瞪眸，接著，那雙眸子明亮了起來，熠熠生輝。

「你也是台灣人？」女人驚喜地問。

「嗯，謝謝妳撿起我的手機。」他沒有因為知道她是同鄉而態度熱絡，接過她手中的手機，看了眼摔出裂痕的螢幕顯示了桌面的畫面，代表通話已經斷掉了，便收了起來。

「好難得會遇到同鄉人！」女人像是遇到朋友一樣，雀躍地坐在他身邊，「我叫鄭喬茵，來這裡唸書的，你呢？」

嚴聖諭沒心情跟一個陌生人牽扯太多，剛才會回話不過是因為一時的驚訝，他撇開眼繼續看著前方的景色，冷冷地放任沉默在兩人之間蔓延。

一秒……兩秒……三秒過去……

鄭喬茵面露尷尬，這個男人將她當空氣一樣忽視，剛才還好好的呢，怎麼突然就不理她了……

她腹誹，世上的帥哥大概都有自戀傾向，他的態度，應該是怕她這個姿色不怎樣的女人纏上他吧！

如果不是因為同鄉，加上他又一臉鬱鬱寡歡的模樣，她也不會特地坐下來想和他聊天的，唉，這種熱臉貼冷屁股的感覺真討厭。

她匆匆起身離開這個讓她尷尬的地方，卻因為走得太急，嚇到前方一群正在吃飼料的鴿子。

瞬間，鴿子慌張四處亂飛，有隻鴿子甚至不看路的撲到了她臉上。

「哇啊！」她狼狽的跌了個四腳朝天，手上的幾本書散落在周遭，鴿子在她臉上掙扎了兩三下，才找回重心拍著翅膀飛走。

嗚……好衰……而且好糗，大庭廣眾摔倒，她注意到有幾個路人看了過來，有人還發出竊笑聲。

她含淚忍著屁股和臉的疼痛爬起身，這時，剛才坐在噴水池旁的那個男人走到她面前。

在她困惑的時候，那抹高挑的身影蹲了下來，默默替她撿書。

怕她纏上他還來幫忙……怪人……

她偷瞄了幾眼他憂鬱的眉眼，心裡對他的埋怨悄悄消失。

在他一言不發地將書交還給她時，她深吸氣開口，「你……你喜歡看書嗎？」

他冷淡地看著她，表情看不出來在想什麼，鄭喬茵硬著頭皮將其中一本書塞到他懷裡，「這是我很喜歡的推理系列書，我把系列的第一本送給你，畢竟在這裡遇到就是有緣嘛！不用客氣，收下吧！」

男人眉頭輕蹙，似要拒絕，她連忙再道：「我心情不好的時候就喜歡看推理小說，跟隨著劇情裡的角色一起歷經刺激的事件，闔上書的時候，就會覺得心滿意足，能夠微笑入睡。」

嚴聖諭垂眸看著那本書的封皮，大紅字體配著黑白的街道照片，營造陰森森的氛圍。這是推理小說？是鬼故事吧。

「他的小說真的很好看喔。」她露出笑靨對他推薦道。

他不禁因為這抹笑容而短暫失神，她雖然不是美女，笑起來卻很溫暖，像是冬陽一樣照耀在他心上。

「我該走了，待會要上課，有緣再見啦，掰掰！」

沒等他回應，她踏著輕快的步伐離開，他注視著她的背影消失在眼前，佇立在原地良久，才收回視線，帶著那本書緩步離開廣場。

第一章

五年後—

佇立在高價地段的一間大企業辦公大樓，有兩個女人單獨在八樓的茶水間偷偷會面，一個美麗高傲，身材惹火，擁有讓人難以忽視的自信氣勢，像是帶刺的玫瑰，讓人想摘取卻又怕被螫傷，另一個則普通得像路邊的石子，長相平庸又有點矮小，容易被人忽略她的存在。

「突然又傳 Line 叫我跟你下午碰面幹麼……你不是不想被人知道我跟你的關係嗎……」相貌平庸的女人緊張兮兮地問，不忘趕緊泡一杯咖啡遞給對方。

美豔女人理所當然地享受她的服務，不急著開口，接過咖啡後優雅的喝了一口，享受香氣在口鼻蔓延，懶懶地開口，「小妹，我也不願意，但爸媽要我確認你上班還習不習慣。」

妹妹的表情有些困擾，「同一棟大樓，我的狀況姊姊不是清楚得很嗎？」

姊姊斜睨她一眼，嗤聲道：「你當我很閒，成天注意你幹麼？搞清楚，身為總經理祕書，我可是忙得不得了，跟你這種幫忙總裁祕書分擔工作的小祕書可不一樣！何況我們還不同樓層！」

妹妹縮了縮肩膀，畏懼她的氣勢，聲如蚊蚋地回答，「可是也沒必要一兩個月就確認一次啊……我都在這裡上班一年了……」

「你有意見自己跟爸媽說去，我才不幹傳話這種事。」姊姊冷哼，「我還想拜託你讓人少擔點心，去年若不是我，你差一點就付不出房租了，留學回來就自以為和哥哥姊姊一樣能自立，搬出去外面，結果呢？找個工作不只眼光差，挑到爛工作，還被人欺負，你現在能過得不錯，有份不錯的工作，都是靠我，我們家就數你最笨，沒人罩根本活不下去。」

妹妹忍不住小聲咕噥道：「我又沒求你……而且也不全然是你的功勞啊，明明就是你男朋友是總經理，所以能把新職位偷窺給我……」

姊姊挑眉，銳利的美眸掃過來，「你再嘀咕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。」她連忙扯出一抹笑敷衍過去，很孬種的否認。

姊姊繼續數落她，「你啊，前天給總裁祕書王姊添麻煩了吧，上個月的營業報表竟然計算錯誤，又不是第一天做報表，還會犯這種低級錯誤，給我認真工作一點，要是哪天被炒掉，再哀求我幫忙，我可不理的！真是的，好歹和姊姊同間英國大學畢業，怎麼能力就這麼差，被人知道你是我妹妹多丟我的臉。」

妹妹乖乖閉嘴聽訓，內心想翻桌。還說沒時間注意她在幹麼，連她出了什麼包都一清二楚！

彷彿訓話訓得心滿意足了，姊姊啜了一口咖啡，這才有心情辦爸媽託付給她的任務，「最近和同事相處得不錯吧？」

她很想回，你明明全都知道還問個屁，不過基於過去只要頂嘴就會被姊姊的利嘴捅得身心嚴重受創，她決定還是不要隨便捋虎鬚。

「相處得很好。」她認命回道。

姊姊滿意的點頭，一臉能夠跟父母交差了事的臉，「很好，繼續維持下去，工作能力不夠強沒關係，人際關係絕對不能馬虎，我男友後天回國，會帶一些伴手禮，我有交代他買昂貴的巧克力，到時候你拿去請同事和王姊吃吧。」

「謝謝姊姊。」知道她想聽什麼話，她很配合的堆起笑臉感謝道。

「嗯哼。」姊姊像個女王一樣微抬下巴，傲然接受她的道謝，「我該回去工作了，記得，要比我晚離開茶水間，知道嗎？」

「知道了。」她無奈的回答。

姊姊踏著高跟鞋，一手拿著咖啡杯走出去，那高雅的走路姿態，渾身散發的女人味，足以迷倒任何男人，她目送姊姊的背影，有時候不免這麼想。有外貌、有工作能力，還擁有令人稱羨的高富帥男友，姊姊的人生完美得像是每個女人夢寐以求的模樣。

就算姊姊沒要求和她裝作不認識，她也不想被人知道兩人是姊妹，因為肯定會被拿來比較的。

替自己泡一杯咖啡，她搭電梯回頂樓。

走進辦公室，一名五十多歲親切和藹的婦人笑盈盈地從座位起身。

「茵茵，上次主管會議的錄音檔發到妳信箱了，打完會議紀錄再發給我。」

「好的，王姊。」鄭喬茵微笑點頭，坐回自己的座位。

一旁的同事林美美偷偷湊過來，小聲對她道：「不過去倒個咖啡，妳去的時間也太久了吧，都有十五分鐘了。」

「我順便去上了廁所。」她眼也沒眨地說謊。

「就算上廁所也要注意時間啊，少騙我了，妳肯定跑去摸魚，王姊人很好，不介意這種事情，只要我們把事情做好，其他的她不管，不過總裁可不是，別忘了他前幾天把濫用出差時間去按摩店放鬆的主管罵得狗血淋頭，還降了級，妳還是注意一點比較好。」

「沒事啦，總裁他啊……」鄭喬茵俏皮地眨眨眼，笑問：「妳覺得他有正眼看過我們嗎？」

「呃……」林美美頓時答不出話來。

「在他眼裡我們兩個只是替王姊做事的小咖，像他那種日理萬機的男人是不會注意我們的，我想，他連我們的長相和名字恐怕都不記得。」她聳肩。

她可沒誇大其詞，她進來了一年，總裁一向是目不斜視，腳步筆直的走進自己的辦公室，從沒和她們打招呼，這倒不是因為他太目中無人，而是他性格專注，公事繁忙，不喜歡浪費時間在無關緊要的人事物上。

他主要對應公事的窗口是王姊，她也不覺得他有什麼理由要關心她們。

這間公司是跨國企業，光這棟大樓就有幾百人在上班，外加國外分部，員工有幾千名以上，老闆不可能和員工玩建立情誼那一套，只要他有給付優渥的薪資，給員工的福利沒打折扣，就足以讓員工們捨不得離開。

何況，她進來沒多久就因為負責到各部門送公文而從別人口中知道，她能有這份工作是因為王姊是前任總裁的祕書，資歷深，現任總裁也因為王姊的輔佐而在接任後很快上軌道，因此對王姊十分敬重，在王姊身體出問題之後，為避免她過勞，多請了兩個人分擔她的工作，也就是她和林美美了。

當一個不被人注意的小螺絲釘，她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好，反而樂得很，上班過得很愜意舒適。

林美美看她老神在在，扔了一句凡事還是要注意點，滑著電腦椅溜回自己的辦公桌繼續工作。

鄭喬茵打開電子郵件，戴上耳機，開始聽錄音檔打會議紀錄。

過了約快半小時，就見到有個西裝筆挺的高大男人從外頭走了進來，他俊容冷若寒霜，渾身散發不怒而威的氣勢，步履疾快，宛如每分每秒都在和時間競爭。

「總裁好。」林美美連忙站起來恭敬地喊。

「總裁好。」她合群的也一起站起來喊。

果不其然，總裁一眼都沒瞄向她們，冷漠地扔了一句話就進他自己的辦公室了，「王姊，待會進

來和我報告我父母結婚四十周年慶祝宴的籌備情況。」

王月娥笑盈盈地回道：「好的。」

在王姊拿著資料走進辦公室後，林美美又忍不住湊過來說：「總裁也太快回來了，和日商談專案居然不用一個小時。」

鄭喬茵好笑地看著林美美，唸她摸魚，自己還不是很愛聊天。

不過她也喜歡講八卦就是了，她拿下一邊的耳機，說：「總裁不都一直這樣嗎？做事講求效率，談完事情就走人，其餘就交給業務或公關負責讓客人賓至如歸。」

「不得不說，總裁雖然不好相處，不過工作能力強，還真的讓人佩服啊。」林美美感嘆道：「要是我的男人也這麼可靠就好了，他對未來就是很漫不經心，這樣要怎麼結婚啊。」

「像總裁那樣也不一定好啊，滿腦子工作，工作狂是沒心神哄女人的，沒看到總裁被爸媽安排了好幾次相親宴，結果都無疾而終嗎？」

林美美嗓音壓低，很八卦的說：「才不是那個原因呢，我跟妳說，上次從資深員工那裡聽到一個舊聞……」

鄭喬茵拉長耳朵，正想要聽個仔細時，總裁辦公室的門被打開，林美美連忙滑回自己的位置裝忙，她也迅速將耳機戴回，一臉認真的盯著螢幕敲打鍵盤。

總裁和王姊走出來。

「宴會的地點和賓客名單以及流程沒問題，菜單的部分請重交。」總裁的食指輕敲紙張，眉頭深蹙。

「菜單不夠驚豔是吧？我待會立刻聯絡飯店主廚。」王月娥依然笑容可掬，簡直是一尊彌勒佛，何時何地都保持著親切溫柔的笑臉，專業的她，能從總裁極簡的話語中準確猜出他不滿的原因。總裁淡淡地點了點頭，面無表情關上門回去辦公，鄭喬茵在他進辦公室前偷偷瞄了一眼他稜角分明的俊臉。

她不止一次這樣覺得，他的臉，似乎曾經見過，但她卻想不起來。

唔，想不起來就算了，不重要，反正他們就像兩條平行線，永遠是不會有交集的。

總裁辦公室裡，一臉肅穆的男人正處理著桌上的公文，寧靜的空間裡，只有紙張翻動的聲音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內線電話響起，他修長的食指按下擴音，王月娥的聲音傳來，「總裁，您父親打來。」

「轉接過來。」他低沉磁性的嗓音吩咐道。

不一會兒，電話鈴聲再次響起，他接起話筒，很公事公辦地問，「有什麼事？」

「什麼事？我是你爸，你就不能表現得更有溫度一點嗎？好歹問候一下我吧！」

「我很忙。」

「這是藉口！藉口！」

嚴聖諭空出一隻手揉著自己眉間，覺得頭痛。爸爸都幾歲了，還跟兒子鬧性子，要不是親眼見過爸爸工作時的威嚴模樣和決策能力，他真的會懷疑父親是怎麼治理公司而沒讓公司倒掉的。

「你們結婚四十周年慶祝宴的事情已經在處理了。」

「我不是問這個，你很久沒回家一起吃飯，你媽以淚洗面你知道嗎？不孝子！」

嚴聖諭沒被父親唬住，這種加油添醋的埋怨台詞他不知聽過幾次了。

「我上禮拜已經回家過，沒有很久……」

他話還沒說完就被打斷。

「上禮拜是上禮拜，這禮拜是這禮拜！」

「……結婚周年慶祝宴我會出席。」

「不孝子，哪有只能在宴會上見到兒子的父母！」

有理說不清，他不想繼續扯這個話題，語氣不耐煩地道：「我要掛電話了。」

身為爸爸，嚴旺興深知依兒子說一不二的性子真的會掛斷，連忙轉移話題，「你三十五歲了，該定下來了，給你介紹那麼多個對象，總有個喜歡的吧？」

「沒有喜歡的。」他實話實說。

彼端沉默了片刻，聲音充滿感傷，「都過了五年了，你……還不能釋懷嗎？」

嚴聖諭沒回答。

「我跟你媽要求的不多，只要你喜歡，身分背景什麼的，都沒關係。」嚴旺興嘆氣道：「你就不能讓我們放心嗎？」

嚴聖諭依舊沉默。

嚴旺興既心酸又氣憤，累積已久的情緒一擁而上，衝動怒道：「和你溝通這件事情不止一次，你永遠都是這種態度，實在太讓我失望，活人比死人重要，活在過去的人是最可悲的！我告訴你，要是你今年沒結婚，我的財產半點都不留給你，全部捐公益，我嚴旺興說到做到！」

伴隨摔電話的聲音，通話結束的嘟嘟迴響在嚴聖諭耳邊……

嚴聖諭垂下眼，將話筒掛上。

接著，他起身走到自己的書架面前，深邃幽暗的眼眸注視著一整排的小說，伸出骨節分明的手珍惜地觸碰。

在五年前，他最一蹶不振的黑暗時期，有個女孩將小說強塞給他，對他說，看完一定能微笑入睡。以往，小說被他認為是對人生沒有助益的東西，絕不會浪費時間在這上面，但那時的他，竟是被那女孩的笑容給說服了。

她是個騙子，他看了沒有微笑入睡，反而因為刺激懸疑的內容整夜睡不著，隔天起床精神萎靡，頭次創下上班恍神的紀錄。

但他事後將整套的書都訂了。接下來的每年，只要該作者有出新書，他也都會收藏，反覆閱讀。有了新的興趣，使他閒暇時不會動不動想起不堪回首的過去，竟是漸漸振作了起來。

如今的他生活過得很滿意，很顯然的，父母無法接受。

這樣的親子問題到底還要鬧多久？他開始覺得棘手了。

棘手的還在後面。

兩天後，嚴聖諭的好友范顧霖一早拿了八卦雜誌來辦公室找他，打扮一如以往的花蝴蝶風格，將一本雜誌扔給他，表情幸災樂禍，「聖諭，這消息真不得了啊！」

嚴聖諭目光狠戾地瞪著那本八卦雜誌，上面除了刊登他父親的照片外，斗大的標題還寫著—太鑫科技前總裁抱孫心急，對外公佈願送未來兒媳一億元豪宅。

「他前天不是說要把財產捐公益嗎？」嚴聖諭咬牙切齒，表情如夜叉猙獰。

現在父親是連面子都不要，公然替他徵婚嗎？！怎不直接像前天說的把財產送人，那還乾脆得多了，現在這是在替他找麻煩！

范顧霖繼續落井下石，兩排白牙笑得很閃亮刺眼，「據我的小道消息，現在名媛圈都知道這件事

情了，你本來就是黃金單身漢了，加上這個，嘖嘖，誘惑很大啊，聽說那些不管和你相親過或是沒相親過的女人，都打算在你父母的結婚周年紀念宴勾搭上你。」

嚴聖諭的臉更黑了。好友性格輕佻又舌粲蓮花，有不少紅粉知己，他的消息可信度高。

同樣也在辦公室內的王月娥乾笑，好心的替前任老闆說話，「總裁，您誤會了，我有看過專訪內容，其實主要不是在講這件事情的，這間雜誌社的素質真差，我待會會致電提醒前總裁不要再接受這間雜誌社的邀請。」

嚴聖諭一臉肅殺地翻著雜誌找專訪內容，紙張因為他粗暴的力道發出聲音，很快地，他翻到了那一頁。

訪問內容主要是關於他父親多年前成功收購兩間電子公司，還頗具遠見地成為台灣第一個涉足太陽能面板產業的大企業的歷程，那聳動的標題是出自於雜誌編輯問到前總裁退休後的生活過得如何，他父親回答，退休後過得很愜意，但十分煩憂兒子的婚事，要是有人能在一年內成功綁住兒子，就送對方一棟價值一億元的豪宅，絕不食言，以人格擔保會登記在媳婦名下，要是生下金孫，還會再送一棟。

他瞪著那行字，嚴重懷疑父親說出那句財產捐公益後，因為他無動於衷，沒回電保證自己會努力找對象，父親後悔之餘又沒臉收回已出口的話，所以乾脆祭出優渥條件讓女人們心動不已，用盡方法攻略他。

范顧霖對他眨眼，揶揄道：「聖諭，畢竟我認識不少女人，對名媛們誰適合當老婆略知一二，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列出來給你，避免你踩到地雷。」

「不用，滾！」嚴聖諭將雜誌扔回他身上。

范顧霖接住雜誌，一手摀著胸口裝可憐，「你對我這麼兇，我的心都碎了，你要負責安慰我。」

「去找你的紅粉知己安慰你！」嚴聖諭斜睨他一眼，嫌棄道。

范顧霖收起嘻嘻哈哈的表情，胳膊搭上他的肩，「我說真的，找一個人重新來過吧，不只你爸媽可以停止擔心，對你來說也是好事，我知道你很愛她，但身為你和她之間共同的好友，我對她的瞭解也不會少於你，我認為她不會希望你繼續這樣。」

王月娥附和道：「我認為范先生說得沒錯，她一定是希望你能幸福的。」

嚴聖諭沉默了半晌，嗓音低沉壓抑，「你們都出去。」

范顧霖和王月娥看到他沉下來的臉色，識相的不再多言，一前一後離開辦公室，讓他一個人靜靜。

他拿出抽屜裡的煙盒，一根抽過一根，煙屁股在煙灰缸上累積，胸口的沉悶沒有散去，依然沉甸甸地壓在心頭。

他煩躁地伸手扒過頭髮，一絲不苟的髮型變得微亂，起身拿下書架上的一本小說，翻了幾頁，心情有些平靜了，拿起咖啡要喝，竟發現杯子裡的咖啡沒了。

頓時他心中湧出連小事情都不如意的憤怒。

不行，他一定要冷靜，被情緒綁架是愚蠢的事情。

放下小說，他拿著咖啡杯走出辦公室。

王月娥很訝異他突然離開辦公室，工作狂的他如果沒有公出和開會的行程，是不會出辦公室的。她眼尖的注意到他手上的咖啡杯，連忙站起來走向他，「倒咖啡這種小事吩咐我就可以了。」

「不必了。」他冷冷拒絕，腳步沒停的走向茶水間。

王月娥怔怔地看著他離開，回到座位時，慢半拍意識到一件事情。

啊……她的兩個小跟班剛剛去茶水間泡咖啡提神，還沒回來，依她對她們的瞭解，她們很可能邊泡咖啡邊聊天……

她有一種很不妙的感覺。

茶水間內，有兩個穿套裝的女人正在偷閒。

「茵茵，妳泡咖啡的技術超強，有什麼訣竅才能泡出這麼好喝的咖啡？」林美美一臉享受的喝著鄭喬茵幫她泡的咖啡。

鄭喬茵毫不謙虛，得意得鼻子都要翹到天上去，手上正泡著自己的那杯咖啡，「哼哼，材料跟技術缺一不可，就跟妳說過不要再買即溶咖啡。」

「我錢都花在買包包上面了嘛，不過妳對咖啡真認真，專程向咖啡店買烘好的咖啡豆，每天都早起用磨豆機，還自帶了濾杯、濾紙跟手沖壺，妳對味道太講究了吧。」

鄭喬茵咕噥道：「還不是被姊姊訓練來的……」以前還住在家的時候，天天都被強迫要泡給味蕾挑剔的姊姊喝，雖然自從搬出來住後不用天天泡，但三不五時被姊姊用 Line 叫出來見面時，還是得泡一杯伺候她。

拜姊姊所賜，她的味蕾已經回不去，完全無法接受大賣場賣的廉價咖啡粉。

「妳剛有在講話嗎？」林美美看她嘴巴動了動，但聲量細小，聽不真切。

「沒什麼。」她微笑敷衍過去，「與其說我對咖啡認真，不如說每個人追求的快樂不一樣，我啊，上班沒能喝到一杯好喝的咖啡，一整天都很沒勁。」

林美美取笑道：「還有小說吧，妳這個偵探迷，每天都在刷網頁注意新書什麼時候可以預購。」

鄭喬茵難為情的臉紅了，「妳幹麼偷看我的電腦螢幕？」

「呵呵，誰叫妳要上班偷上網。」

「妳才沒資格說我咧，每天都在逛網拍。」

「每個人追求的快樂不一樣啊。」林美美將她的話送還給她。

兩人互看一眼，噗嗤笑出聲。

林美美再道：「妳泡咖啡技術好，要是向王姊自告奮勇攬下替總裁泡咖啡這等差事，妳一定會被總裁注意到的。」

鄭喬茵一臉敬謝不敏，「我幹麼要被總裁注意到啊，何況王姊從沒將泡咖啡這種小事交給我們，代表總裁對咖啡的要求一定很難搞，我才不想替自己找麻煩呢。」

林美美不可思議地問：「不會吧，妳不知道今天公司上下都在傳聞的事情嗎？」

「蛤？」鄭喬茵一頭霧水。

林美美拿出智慧型手機，滑出雜誌社的電子新聞給她看，擠眉弄眼道：「總裁的父親可是開了很好的條件替寶貝兒子徵婚呢，可惜我已經有男友了，不過妳可以試試，近水樓台是一種優勢啊。」鄭喬茵臉上三條線，「異想天開嗎妳，總裁和那麼多背景好相貌佳的千金相親過，那些高檔貨都瞧不上眼了，像我這種路邊攤的貨色更不可能。」

林美美強調道：「笨蛋，總裁需要能照耀他身心的陽光女孩啊！不是美女！」

鄭喬茵用眼神鄙視她，「我才覺得妳腦袋出問題了……什麼陽光女孩啊？我一點也不陽光好嗎，還有，白日夢要在夜裡作，這裡是現實世界。」虧她才是看小說的那個人，結果沒看小說的人還比她不切實際，唉，可憐啊！

「對了，上次好像忘記跟妳說我打聽到的內幕，總裁曾經有未婚妻的，不過，他未婚妻死了。」

「……死了？」她瞠目結舌，這種八卦真讓人震驚，耐不住好奇心追問：「怎麼死的？」

「聽資深員工說，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，那時總裁還沒接任公司，尚在見習階段，他和未婚妻門當戶對，郎才女貌，訂婚時備受祝福，沒想到訂婚後的第二年，他未婚妻被綁票，這件事鬧很大，還有上新聞，可惜最後的結果是被撕票了，痛失摯愛的總裁沉浸在傷痛中，沒有再接受任何一個女人。」

「竟然發生過這種事情……」她驚嘆道。

林美美再接再厲道：「怎麼樣，懂我為什麼說你也有機會吧？這種男人看女人不是看背景條件，而是誰能夠進入他的内心拯救他……」

鄭喬茵仍然意興闌珊，繼續用水壺的熱水沖濾紙裡的咖啡粉。

「你不心動？總裁念念不忘未婚妻多年，是很專情的類型哪！」林美美不敢置信地盯著她。

鄭喬茵直到咖啡泡好，才慢悠悠地回話，「被拯救只是一種幻想，沒有誰可以替誰解決問題。」

「茵茵……幹麼突然說大道理啊，一點也不像你。」林美美覺得渾身不對勁，搓著身上的雞皮疙瘩。

鄭喬茵露出淘氣的表情，嘻笑道：「當然是說笑的，我啊，才不是那種有聖母情節的女人，最討厭性格陰暗的男人了，而且總裁對什麼都挑剔，咖啡要王姊泡的，午飯是飯店五星級主廚做好熱騰騰的送來，西裝品牌不是亞曼尼看不上眼，連談個生意也一定要帶慣用的鋼筆簽字，加上他講話冷硬，不懂溫柔，恐怕女人想跟他撒嬌還會被他訓斥連小事都處理不好，我會由衷替他未來的老婆默哀的。」語畢，還很誇張的學修女一樣雙手交握。

林美美突然臉色發白，兩眼發直。

鄭喬茵沒立刻注意到同事的不對勁，湊近林美美壓低聲音、三八兮兮地繼續評論，「總之，總裁就是個陰沉難搞的男人，就算他父親將徵婚條件開得再高，依他的個性，任何女人和他結婚，大概很快就會離婚了。」

背後，驟地傳來男人磁性的嗓音，「我虛心受教了。」

鄭喬茵覺得寒意從腳底板竄到頭頂，她像是機器人一樣僵硬地緩緩回頭，看見高大的總裁站在她身後，一張沒有表情的俊臉俯視著她，他散發的威壓頓時如同泰山壓頂，將她壓成薄餅。

「總、總總總總……裁……」她一開口講話就嚴重結巴，嘴角的笑容也扭曲顫抖，「您……您怎麼來茶水間啦？」

「泡咖啡。」他冷酷回答。

「請……請……用……」她連忙退開，讓出飲水機，不當擋路狗。

她嚇得半死的同時，眼角瞄到林美美比她更嚴重，完全石化了。

她可以猜想到林美美在想什麼，肯定和她一樣—她們可能要失業了……

真是奇怪，總裁從來不親自泡咖啡的啊，今天他是中邪嗎……

在她欲哭無淚時，她注意到總裁仍站在原地，一瞬也不瞬地盯著她，眼神深沉如晦。

她緊張得手心滿是汗。這眼神是什麼意思？因為她身為祕書卻沒有主動幫他泡咖啡，很不機靈嗎？

鄭喬茵連忙將自己的咖啡放到飲水機上頭，主動接過總裁手上的杯子，「泡……泡咖啡這點小事……我……我來……」

不一會兒，在她熟練的巧手下，咖啡香瀰漫茶水間。

「總裁，您的咖啡……好了……」她戰戰兢兢的抬高手，將咖啡捧到他面前。

男人的大掌伸了過來，穩穩地接過她手中的咖啡杯，修長的手指不小心搔過她的手心，瞬間似乎有股電流竄過兩人之間。

他頓了下，深深看了她一眼。

被他近距離這一盯，活像被瞪，鄭喬茵嚇得七魄丟了六魄，將剛才的觸碰扔到腦後，像隻待宰羔羊一樣瑟瑟發抖，等候他大爺宣判要煮還是炸。

他嘴角幾不可見的輕勾。有膽子評論他的私事，被抓到居然膽小成這樣。

「叫什麼名字？」他問。

鄭喬茵想哭了，果然是要開除她嗎，姊姊要是知道她失業的原因是講總裁八卦，肯定會罵死她的！

「……鄭喬茵。」她像洩氣的皮球，有氣無力的回答。

他頷首，沒多說什麼，踏著穩健優雅的步伐轉身回辦公室，留下兩人錯愕地待在原地。

「妳覺得……總裁是不是原諒我們了？」林美美抓著她慌張的問。

「不知道，我看不明白他的態度……」鄭喬茵頹喪地抹了把臉，「放心吧，他只問了我的名字，大概只聽到我評論他的那部分，妳應該不會有事。」

「不管怎樣，先回辦公室吧……」林美美嘆氣。

鄭喬茵點頭。伸頭是一刀，縮頭也是一刀，何況老闆都回去了，她們繼續在這聊天更危險。

她不知道，回辦公室的嚴聖諭邊喝咖啡邊看著自己的書架，撫上最舊的那本小說，神情有些懷念。

「真沒想到會再遇見……」他喃喃自語道。

看長相覺得眼熟，問了名字，結果和五年前那個女孩同名同姓。

他沒想過要找她，但沒想到會這麼湊巧就在身邊，而他還是因為對方說了自己的壞話才注意到她。

可她似乎和他不同，沒有認出他是誰。

喝完那杯讓他很滿意的咖啡，他按下內線，「王姊，我有事要吩咐。」

「請說。」

「鄭喬茵是妳底下的人？」

「是的，總裁。」王月娥想到剛才那兩個人很坦白的向她懺悔做了錯事，不禁心軟地替她們開口求情，「她們上班談論老闆的私事確實不對，我待會會帶她們跟你道歉，也會再教育她們，可以不開除她們嗎？」

「不用道歉，我也沒有要開除誰。」

王月娥喜出望外，來不及道謝他的寬宏大量，就聽到他拋下一句—

「把鄭喬茵調到我身邊，我要親自訓練她。」

第二章

「茵茵，茵茵妳還好嗎？」一道溫柔的嗓音叫喚著她。

鄭喬茵回神，定睛一看，眼前一張熟悉的明媚容顏擔心地望著她，這不是她的室友簡依琳嗎？

對喔，她已經回家了，本來坐在書桌面前要上網，結果發起呆來。

從王姊那裡得知自己明天開始就要在總裁身邊做事，她就魂不守舍到下班。

王姊很體貼，將總裁的行程表還有總裁做事的習慣列給她，要她背起來，工作可以少出點差錯。她有詢問王姊，總裁為什麼要下這個決定，她承認自己有錯，扣她一個月的薪水或是調到其他部門她都不會有埋怨，但特地把她帶在身邊整治，這不是太惡劣了嗎？還是這是變相逼她辭職的方

法？

王姊安慰地對她說別想太多，總裁不是那麼幼稚的人。

她很難相信王姊的話，總裁在聽到她說他的壞話後下了這個決定，這不是報復是什麼？可想而知，她以後的日子會很難過……

「我還好。」她半死不活地回答室友，灰暗表情一片，宛如遇到世界末日。

簡依琳看她這模樣，很難相信她沒事，「今天發生了什麼事？告訴我好嗎？」

面對這麼關心自己的室友，鄭喬茵感動得眼眸溼潤，回想到上一份工作不如意的低潮期，也是她陪自己度過的。

她們五年前因緣際會在網路上認識，兩人的目的都是要找在英國的合租人，簡依琳年紀比她大一些，去英國是為了工作，而她則是為了唸書，就這樣湊在一塊住，一直以來簡依琳在職場上能力就很好，又是美女，光看著就賞心悅目，不過性格拘謹內向，她花了不少時間和簡依琳混熟，成為最好的朋友。

在英國她們只同住了一年，簡依琳就因事回台灣了，但她們一直有聯繫，因此當她完成學業歸國，她們又決定住在一起了。

簡依琳向來是個好聽眾，不管她抱怨什麼，她都會仔細聆聽並且安慰她。對她來說，簡依琳是她心靈的綠洲，是療癒她的天使。

鄭喬茵正想撲抱上去對她好好撒嬌一番，小孩子的軟噪音地冒出來，「喬茵阿姨還不出來吃飯嗎？」

順著聲音看過去，她的房門口站著一個約莫幼稚園年紀的小男孩，五官長得很好看，那張可愛的笑臉足以萌殺所有大人。

「待會呢，媽咪正在跟喬茵阿姨談重要的事情，不然辰辰先吃？」簡依琳轉頭對兒子簡奕辰哄道。

「蛤……可是，大家一起吃比較熱鬧嘛！」

「那辰辰得再等一會兒。」

簡奕辰嘟嘴道：「可是我肚子餓了。」

鄭喬茵看到簡奕辰對她們撒嬌，整顆心都融化了，開滿小花，上班的委屈都忘了。

簡依琳真是好樣的，生了這麼可愛的兒子，雖然父不詳，說是酒吧認識的一夜情對象，不想要對方負責，但她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好，這是好友的選擇，而她也很樂意和好友一起照顧小孩。

「依琳，我真的沒事了，先吃飯吧，我可捨不得餓著我們的小帥哥。」鄭喬茵爆發迷妹精神，小帥哥不管提什麼要求都要滿足他，家中地位就是小帥哥最高啦！

簡依琳失笑，「妳真是的，比我還疼他。」

「誰叫他這麼可愛。」鄭喬茵完全不覺得太嬌慣著辰辰有什麼問題。

簡奕辰也很機靈，撲入鄭喬茵懷中，「喬茵阿姨最好了！」

「當然要對你好啊，走，吃飯！」鄭喬茵一臉幸福，牽著小男孩的手去飯桌。

簡依琳搖頭嘆氣跟上。愛果然是盲目的，好友簡直像被她兒子下咒般溺愛他。

飯桌上是簡依琳做的四菜一湯，三人津津有味的吃了起來。她們兩個女人一向是輪流煮的，也吃慣了彼此的手藝。

吃飽喝足，鄭喬茵在洗碗的時候，接到了姊姊的電話，默默地下樓見她。

姊姊該不會已經知道她今天發生的事情……待會要不要在她生氣前先下跪求饒啊……

她忐忑地打開公寓大門，意外的，看見的不是怒氣沖沖的姊姊，而是一張春光明媚的臉，勾著身旁男人的手臂對她道，「小妹，快過來見見你未來姊夫！」

她愣了一下，慢吞吞走上前，兩眼來回看著他們兩個，「總經理，你……你求婚了？」這消息實在太突然，讓她震驚得頭暈啊！

總經理傻笑的摸著自己後腦杓，「是啊。」

「這個男人剛回國就對去接機的我求婚，在機場大廳下跪，真是丟死人了！」

鄭筱薇嘴上抱怨，但兩眼卻是充滿喜悅，發揮了傲嬌的特質，還蓄意在妹妹面前炫耀般亮出戴婚戒的那隻手，真鑽的光芒差點閃瞎鄭喬茵的眼。

人生勝利組真是太可恨了，嗚嗚嗚嗚……

「恭喜恭喜……」她忍著內傷，擠出笑容祝賀。

「哪，這是法國知名巧克力品牌，明天拿去請同事吃吧！」鄭筱薇微仰下巴，態度施捨地遞出巧克力盒。

「謝謝……」她伸手接過，欲言又止。姊姊沉浸在喜悅中，看起來並不知道她今天發生的事情，她猶豫是否要說出來，畢竟姊姊在公司待得比她久，說不定對總裁的事情能給她點良好的建議。可在她說出口前，鄭筱薇先端起了臉色。

「有些話要先跟妳說明白，我要開始忙著籌劃結婚的事情，沒法在公司多注意妳，妳好自為之，穩重點，別給我出什麼亂子，我可不是保母。」鄭筱薇的口吻很刻薄，「老實說吧，我可不想一輩子要替沒出息的妹妹操心煩惱，妳就是從小被寵慣了才會這樣，因為有哥哥姊姊在，就事事不盡力，懦弱又沒主見，三年前大哥結婚有家庭了，現在換我，妳以為妳還能散漫多久？好好替自己的人生負責吧，別給爸媽丟臉！」

鄭喬茵閉上了嘴，垂下眼眉。

幸好剛才沒衝動吐實，否則不知多難堪。

生在父母都是教授的家庭，那些親戚以及父母的朋友，總對她這個公主沒有遺傳到爸媽的聰明而覺得奇異，畢竟哥哥姊姊都是學霸，唯獨她，就像投錯胎的小孩，平庸得很突兀。

有時候她都不禁懷疑，當年爸媽堅持要她去英國唸姊姊唸過的大學，是因為怕家裡出了一個學歷不怎樣的孩子。

英國的學士學位她是勉強拿到的，為了家人，她盡了所有的努力，經常泡在圖書館用功，但仍被覺得是因為沉迷推理小說所以畢業成績不怎樣。

在家人眼中，只要有心，任何目標都能達到，如果沒達到，一定是不努力。

就是因為這樣，她才搬出家裡的，她不想要再覺得自己是異類，但是，就算出了社會，想當個有能力有責任的人，仍是不順利，還被人欺負，家裡也為此雞飛狗跳，她為了不讓父母強迫她搬回家，接受了姊姊幫忙找工作的提議。

是的，她也承認自己很遜，可是她還能怎樣呢？她不是熱血漫畫的主角，無法超越自身能力成為眾人中閃耀的星星，她不明白，究竟要努力到什麼樣的程度，在他們眼中才是能被承認的人，為什麼她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，決定自己要過怎樣生活，而不被處處干涉。

認清自己適合待的位置，當個小螺絲釘，像普通人一樣偶爾出錯，就真的……真的這麼不堪嗎？

「親愛的，別這樣說話。」一旁的總經理覺得未婚妻話說得太重，出面緩頰，還友善地轉頭對未來小姨子微笑道：「別放在心上，妳姊經常跟我說妳的事情，她很關心妳，雖然嘴巴說話不好聽，

但就算結婚了也還是會繼續照顧妳的。」

姊姊常說她的事？肯定都是碎唸她在公司又幹了什麼錯事吧……她向來是瞧不起自己的。

鄭喬茵暗暗深吸氣，抬頭對鄭筱薇微笑道：「姊姊，放心準備妳的婚禮吧，這陣子我一定不會給妳添麻煩的！」

鄭筱薇扭頭輕哼道：「要是出問題我也不會管妳的，我的人生大事可比妳重要多了！」

「唉唷，你們要結婚了，肯定很恩愛的，我哪會那麼不知趣的打擾你們！放心啦，就算有問題王姊也會罩我的。不是我在說，我做人很成功的，人緣超好，王姊待我很不錯！」她笑容拉得很大。

「王姊人本來就很好，跟妳人緣無關，是妳有個好上司。」鄭筱薇伸手戳她額頭。

「這也是託了姊姊和姊夫的福啊，我才能遇到王姊這種好人！」

「就知道拍馬屁。」鄭筱薇又用鼻子哼聲，不過看她臉上的表情，對這馬屁還是很滿意的。

「總之，這工作我是絕對會死皮賴臉待得長長久久，反正在王姊底下做事很輕鬆嘛！」

「妳就只有這點出息。」鄭筱薇搖搖頭，「算了，也不能奢望妳太多了。」

在鄭筱薇和她未婚夫離開後，鄭喬茵的笑臉垮下，街燈下，她的面孔有一半陷入陰影中，半晌，她安靜地上樓回房。

簡依琳聽到她關門的聲音，對她喊，「茵茵，碗我洗好囉！」

鄭喬茵猛然記起自己碗沒洗完就下樓，立刻撲抱住簡依琳蹭她的臉，「討厭啦，對我這麼好，我都離不開妳了怎麼辦。」

簡依琳對突然撒嬌的好友溫柔道：「幫妳洗碗就這麼感動，哪天出現好男人不就把妳勾得神魂顛倒？」

「好男人不是 Gay 就是已經結婚了，妳比較可靠。」鄭喬茵噘嘴道。

「難講，說不定妳運氣很好遇得上。」

「我這人是很實際的，不妄想有白馬王子，只妄想中統一發票千萬特獎。」她拉著她到沙發邊坐下，「對了，我跟妳說，今天在公司聽到一些八卦……」

鄭喬茵聒噪地拉著好友天南地北的聊，簡依琳聽著聽著，始終沒等到她說今天的苦惱。

簡奕辰從房間裡探頭出來，手裡拿著故事書，「妳們都顧著自己聊天，我很孤單耶，我想聽故事！」

「好好，阿姨來唸故事給你聽！」鄭喬茵起身走到孩子面前接過故事書。

簡依琳在她背後輕聲問道：「茵茵，妳今天真的沒發生什麼事情嗎？」

鄭喬茵回頭，那張笑臉無憂無慮，「今天的事情剛才都說給妳聽啦！」

簡依琳怔怔地看著好友轉頭牽著兒子進房間講故事。

原來看似什麼事情都會說出口的人，也不是沒有藏著心事的。

隔日，鄭喬茵悲劇的在總裁進辦公室前先衝進廁所。

好討厭，太緊張就會拉肚子的壞毛病怎麼冒出來啦！

十分鐘後，她一臉萎靡地從廁所出來，換來林美美同情的眼神，「妳還好吧？」

「很好……總裁來了嗎？」她有氣無力地問。

「……在妳窩在廁所時，來了。」

她表情一僵。也太不巧了吧！虧她今天滿早來的……

王月娥看她這副動輒驚嚇的模樣，有些不忍心，「總裁不會因為一進來沒看到妳在位子上而找麻煩的，放鬆點。」

她沒有盡信，僵硬地點頭，「我……我先進去問總裁要不要咖啡……」

她深深覺得自己孬種到不行，出門上班前明明做好心理建設，信心滿滿的出發，結果一進到辦公室就緊張到胃痛。

Boss 還沒發動攻勢虐她，她就緊張個半死……唉，太不爭氣了。

她在大腿上捏一把要自己振作，挺直腰桿，在總裁辦公室門前抬手敲門。

「誰？」低沉冷漠的聲音從裡面傳來。

她光聽聲音就可以想像到總裁那張威嚴的臉，手不小心抖了一下，「我是鄭喬茵……」

「進來。」

還真是果斷俐落的男人啊，她都還沒說她要幹麼咧……

她扭開門把，小心翼翼地走進去，辦公桌後的男人沒從文件堆抬頭。

鄭喬茵規規矩矩地站到辦公桌前面，堆起禮貌的微笑，「總裁要喝咖啡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她拿起桌上的咖啡杯，「我這就請王姊……」

他打斷她，「妳泡。」

她嘴角的笑容微僵，「……好。」一走出辦公室，她立刻向王月娥請求救援，「王姊，教我怎麼泡咖啡！」

王月娥從電腦螢幕前抬眼，有些錯愕地問：「總裁要妳泡咖啡？」

「對，教我！拜託！」鄭喬茵拉著她請求，很有自知之明自己泡的手法和總裁的胃口不可能太合，只有泡出和王姊一模一樣的味道才能成功過關。

王月娥若有所思的看了她一眼，拿起抽屜的咖啡罐放到她手裡，「走吧，我們去茶水間。」

過了一會兒，鄭喬茵捧著冒著熱煙的咖啡杯走出茶水間，急急踏進總裁辦公室。

好在王姊示範兩次她就能泡出差不多味道的咖啡，不然時間拖太長可不好。

哪知道，嚴聖諭喝了一口咖啡，面無表情道：「和昨天味道不一樣。」

她表情呆滯了片刻，沒反應過來。昨天？什麼昨天？

嚴聖諭毫不留情地命令，「重泡。」

「……」

這不是找碴，什麼是找碴？

她無精打采地走出總裁辦公室，王月娥立刻對她招手要她過去，瞄了她手上那杯幾乎沒動過的咖啡，「總裁不滿意？」

「對……」

王月娥很不解，「奇怪了，他不可能不滿意的。」

要找碴當然要雞蛋裡挑骨頭啊！

鄭喬茵內心悲憤，更加深了「總裁小心眼」的印象。

「他說和昨天的味道不一樣，王姊，昨天妳用的咖啡粉不同牌嗎？」

「昨天？我從來沒用別牌過。」

王姊的回答讓鄭喬茵有想扎小人詛咒總裁的衝動。

一直在聽她們對話的林美美靈機一動，跳出來插話，「茵茵，總裁說的該不會是妳昨天在茶水間泡給他的那杯？」

「啊？怎麼可能？！」鄭喬茵不信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喝同一個味道咖啡的總裁，用常識想都知道是不愛換口味的類型。

「試試嘛！」林美美鼓勵道。

意外的，王月娥也附和林美美，「就試試吧。」

那是她用自己的薪水買的咖啡豆，可不是公司出錢的啊！一天她也只會帶四份，早午喝一次，多的份是備用的，現在居然還要另外分給總裁？

鄭喬茵雖然有點不甘願，但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情，決定試了！

當她拿著新的一杯咖啡進去，總裁喝了一口，奇異的，沒叫她重泡。

「記住，早上和下午各泡一杯，不要我再提醒一次。」

她的臉色有點差。他喝的每一口都是她的薪水啊……

「啞巴嗎？」他橫過來一眼。

她連忙唯唯諾諾地應聲，「我知道了。」

「今天我的行程王姊有給妳嗎？」嚴聖諭正眼審視她，修長有力的手指在桌面輕敲，這是他慣性的小動作。

不過這點小動作倒是被鄭喬茵覺得他正不耐煩著。

這種陰晴不定的男人，她真的消受不起啊，感覺待在同一個空間每一分鐘神經都是緊繃的，連呼吸都要小心翼翼。

「有，昨天就給我了。」她答。

「以後我的行程妳都要確實掌握。」

「是。」

嚴聖諭點了點頭，低頭安靜的繼續做他的工作。

她想應該沒她的事了，挪動腳步正要離開辦公室。

「誰讓妳出去的？」

他的冷喝聲讓她像被訓導主任叫住的學生一樣立定站直。

「呃，總裁還有什麼吩咐？」

「妳得隨時待命。」

她表情微妙。待命？王姊平常在總裁辦公時，也不會杵在這礙事啊？

「總裁，我在這呆站沒有意義，還是等您有需要用內線叫喚我吧。」

嚴聖諭立刻賞給她冷眼。「今天開始妳是要跟著我的，不是王姊，明白？」

「不過我的辦公桌不在這裡，公事還是得回辦公桌做，這才能徹底發揮為總裁分憂解勞的功能。」

她發揮諂媚的能力，實在不想每分每秒都面對他的低氣壓，會減壽的！

他面無表情地和她對視，在她笑容快掛不住時，他道：「那就搬進來。」

「咦？」

「還不出去辦這件事？」他擰眉，那張不苟言笑的臉看起來更兇了。

「是！」她連爬帶滾地退出辦公室。

回到自己的辦公桌坐下，她陷入失神狀態，一動也不動。

林美美不禁可憐她，茵茵不知道是受了什麼打擊才會這樣。她伸手搖晃她，「茵茵，妳還好吧？」

鄭喬茵的眼珠慢動作挪向她的方向，喃喃道：「以後不能聊天摸魚了……」

「怎麼了？總裁下了什麼命令？」林美美慌張追問，怕自己也受波及。不能聊天摸魚是會憋死人的！

鄭喬茵掩面崩潰道：「我的辦公桌要搬進去啊……誰來告訴我這不是真的……」

好在事情與她無關，林美美一邊在內心鬆口氣，一邊對鄭喬茵露出無限同情的表情，拍拍她的肩，

「往好處想，好好做，很快就會加薪了，總裁向來不會虧待人的。」

她癱在桌上哀號，「在那之前我大概就精神衰弱到要看心理醫生了……」

王月娥聽到她得搬進去這件事情，表面上沒半點表示，心情卻是格外激動。

跟著總裁這麼多年，她多少是將他當成半個兒子看待。

她再清楚不過，總裁打從五年前起，便只接受舊的朋友和下屬靠近他。

不是她泡的咖啡有多好喝，只是總裁習慣了，其他人泡的，他根本不肯喝。

他不是刻意這麼做的，只是下意識的排斥新的人事物。

嚴聖諭的心，停滯在五年前，之後不管遇到多少人，都被隔絕在他的世界之外，不願深入認識別人，也不讓別人深入瞭解他。

昨天他開口說要自己訓練鄭喬茵，她可以當成意外，但今天又是讓鄭喬茵替他泡咖啡，又是讓她搬進去，很明顯的，他對這個人有想瞭解的興致。

這是好事，她很開心。

終於，出現了這麼一個人，一個有可能進入他內心的人。

嚴聖諭坐在辦公桌後，不動聲色地停下了手上的工作，聽著沒闔攏的門外細碎的交談聲。

有兩個男人正在和鄭喬茵交談。

「這是法國巧克力，很貴的，給你們一人三顆，謝謝你們願意幫我搬電腦和桌子。」

「蛤？居然給巧克力，沒有別的嗎？」一道男聲埋怨道。

另一道男聲故意道：「嫌棄女人心意的男人是不會受歡迎的。」

抱怨的男人有些羞惱，「我不是嫌棄，茵茵又不是不能有話直說的人！」

鄭喬茵的聲音道：「不好意思啦，一時之間拿不出其他點心給你們。」

「茵茵你別理他，不過是幫忙搬東西這種小事，沒什麼好特別感謝的，倒是妳，這是升職了？」

「……不是。」

「不是？」

鄭喬茵的軟嗓嘆了口氣，「一言難盡。」

「這樣啊……那，有事也可以找我們談談，反正業務部就在隔壁。」

不喜歡巧克力的男人曖昧的笑道：「阿鋒，你對茵茵真溫柔體貼。」

「這是當然的，誰像你這麼無恥，每次我們文件晚交，茵茵都會幫我們拖時間，你一點感謝也沒有，小學老師教你的禮貌，大概都被狗吃了。」

另一個男人被堵得不敢吭聲了。

鄭喬茵忍笑道：「總之謝謝你們啦，我得回去繼續忙了。」

那兩個男人和她道別後，腳步聲漸漸走遠，接著聽見鄭喬茵將沒發完的巧克力塞給王姊和同事的對話聲。

一個懂得和旁人打好關係，人緣不錯的女人。嚴聖諭心想。

當年她對他露出的溫暖笑臉，他始終記得，就像是一張沒褪色的照片存在他記憶中。

再次遇見，她面對他時，不像當年那樣熱情，不只表情惶恐，也不認得他了，這讓他直覺做了將她調到身邊的決定。

他也弄不清自己究竟想幹麼，如果希望她想起兩人曾經見面，直接了當告訴她就行，然而他並不想這麼做。

或許是不夠信任，希望保持點距離觀察她，又或許是因為內心陰影太深，對於女人，他不想有太深入的來往，以公事為名的距離，剛剛好。

不管是什麼原因，他暫時是不會將她從身邊放走的。

辦公室門被輕敲。

「進來。」他頭也沒抬，一副沒停下工作偷聽的模樣，眼角餘光瞄到鄭喬茵推門而入，手裡拿著剩下的巧克力，像隻小動物一樣瞥了他幾眼後，猶豫了下，仍上前問：「總裁，我這裡有巧克力……」「後面有小冰箱，放著。」他淡淡道。

她很意外，也有點囧，「呃，你要吃？」她只是意思意思問一下，畢竟今後要天天和他共處，這一點禮貌還是要做到，早知道他會收，她就不會多給業務部的同事巧克力了，這下，連自己的分都沒有了……

「嗯。」嚴聖瑜不冷不熱地應聲。

鄭喬茵無聲望著他，尷尬的想，總裁說話真是一貫的簡潔啊……

不是簡潔不好，只是，聽不出情緒和想法，讓人很難摸透這個人，不知道要怎樣相處才好。

將巧克力冰進冰箱後，她坐到自己的位子。她的辦公桌就位在總裁的斜對角，是一個能隨時觀察總裁動靜的位置，而且電腦螢幕還不會被窺視到，很理想。

她有些安心，但同時覺得總裁指定她的辦公桌這樣擺還滿妙的。

她偷偷地從螢幕後又瞄了他一眼。

難道，他出乎意料的是個心思細膩，會注意到別人感受的人？不會吧……他一副冷面冷心腸不關心任何人的樣子，肯定是她想太多……

收回眼神，她打開電子郵件處理公事，這時，一雙寒潭般的眼眸才悄悄注視她溫和的側臉。

果然這個位子她比較不會緊張。

他的嘴角幾不可見的微勾，旋即專心投入自己的工作中。

一整天跟著嚴聖瑜工作下來，鄭喬茵很肯定，總裁絕對是個冷面冷心腸的男人！

嚴聖瑜工作效率高，行程滿檔不說，交代的事情多得讓她頭暈腦脹，完全沒有看在她是生手的分上饒過她，還不時用毒舌鞭笞她。

「妳白痴嗎，文件是這樣整理的？照日期和輕重緩急排順序，拿回去！」

「我信箱裡的郵件不必每件都稟報，挑重要的，腦子沒帶出門嗎！」

「不是每通打進來的電話都要轉接給我，能自己處理掉的就處理掉，不然我做什麼付妳薪水，無能也要有限度！」

「叫妳嘗試替我派出差行程，妳找的飯店和餐廳是什麼？妳有沒有品味啊？！」

「讓妳通知各主管交團隊報告的時間，不過打個電話就花了半個小時，妳的效率太差了！」

「讓妳跟在身邊記錄我跟合作廠商的談話，妳寫的一點重點也沒有，這張紙跟垃圾一樣，重寫！」

還以為他是省話一哥，訓人時倒挺會說的，不過仔細想想他本來就這樣，高級主管們每次開會都戰戰兢兢，出會議室時一副劫後餘生的臉，肯定和她經歷了差不多的事情。

突然間，她好佩服能夠游刃有餘達到總裁要求的王姊。

最後，總裁在放她下班前，還殘忍的補了她殺傷力十足的一槍。

「妳的程度和能力實在不怎樣。」

鄭喬茵在身心飽受摧殘後聽到這句，火氣被撩起來。

嚴聖諭人如其名，講話如同聖旨般有一堆人竭誠惶恐的聽命，性格還這麼瞧不起人！真以為自己是皇上了？

她很想化身為惡犬衝上去咬他，讓他知道奴才也是有脾氣的，不過畏懼總裁與生俱來的氣勢和威嚴，加上自己還是個講他八卦的犯人，被虐也是剛好，最後也只能灰溜溜地扔了一句「我下班了」，便飛也似地離開辦公室。

走出去沒幾步，就被特意等她下班的王姊給攔住了。

「一起走？」王月娥笑盈盈地問。

王姊那張彌勒佛般的笑臉實在很難拒絕，鄭喬茵點頭，和她一起搭電梯。

鄭喬茵心知肚明王姊有話要跟她說，不然早就下班陪老公和小孩了。

望著電梯顯示版下降的數字，她先開腔，「王姊，妳擔心我今天工作的情況，所以要找我聊嗎？」

「是啊，妳今天還OK嗎？」

「不太好，我笨手笨腳的，被總裁劈頭蓋臉罵得很慘。」

「例如？」

「白痴、無能、沒品味……之類的。」越說，表情不禁猙獰起來。

王月娥笑出聲，「妳的臉像是要把總裁吃了。」

她哀怨道，「哪敢，他是總裁哪，要踩死我比踩死螞蟻容易。」

「茵茵，總裁只是對工作要求嚴格，講話直白，不是蓄意找妳碴。」

鄭喬茵的表情直白地寫了六個大字，「妳一定在騙我」。

王月娥覺得這女孩真的很逗趣，笑道：「要不要跟王姊打賭？就算妳很多事情沒做好，但只要做對一件事，他會很誠實的稱讚妳。」

「他會稱讚人？」鄭喬茵總覺得難以想像，總裁那張臉就是座萬年不融的冰山啊。

叮咚一聲，電梯抵達一樓，門往兩旁滑開。

王月娥拍拍她的肩，「總之，再努力爭取總裁的認同吧，妳可以的，茵茵。」語畢，頭也不回地走出電梯，留下她一人。

鄭喬茵慢慢走出電梯，心思繚繞在王姊說的話上面。

真的是她誤會他？他不是為了教訓她所以將她調到身邊？

理不出頭緒，索性不想了，她離開公司後，到市場買了菜才回家。

她煮飯時，簡依琳進來廚房幫她切菜，以閒聊的口吻問：「今天工作還好嗎？」

「還可以啊。」

「妳看起來比平常累呢。」

「我這份工作做了一年多，不是新人了，王姊陸續將比較重要的事情交給我幫忙。」她說謊說得很順。

簡依琳沉默了半晌，說：「既然工作變忙碌，如果太累，不要太逞強喔。」

她打哈哈，「哈哈，我很清楚自己的能力範圍，放心啦。」

簡依琳點了點頭，安靜地繼續當幫手，但朋友多年，鄭喬茵知道她只是不想勉強自己說所以不多問，這份心意多麼的溫柔、善解人意。

她眼神黯了黯。不是不想說，只是，這次她想要等撐過去再開口告訴好友一切，她想堅強起來，不要再像以前那樣對好友撒嬌抱怨後只能換個工作場所重新開始，而是靠自己的能力克服一切。這或許只是她對姊姊那番話的小小反駁，就算努力後的結果可能也跟之前無異，但她不想再自怨自艾下去了。

她一定要成功獲得總裁的尊重，保住工作。

CRESCENT FAMILY